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法國大革命史

(七)

馬德楞著

伍光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法國大革命史

(七)

馬德楞著

伍光建譯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總編纂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四卷 指揮府

第三十九章 指揮府與全國之關係

(一) 大指揮之就職 共和四年新十月十三日，(即一七九五年十一月初三日)是五大指揮就職日，擺了不倫不類的儀仗，在巴黎大街上走過，共總是有兩輛很平常的賃來的大馬車，一百名步隊，一百五十名馬隊。這一堆馬隊不曉得是那裏找來的，不齊不整的，其中有好幾個連靴子都沒有。這一羣奇怪儀仗，是從王宮往盧森堡(Luxembourg)的。兩輛大馬車裏面，共坐了四個人，其中有三個是羣衆看熱鬧的，都不甚認得的人，其中只有一個是頗聞名的，因為他掛了一把大刀夾在兩腿間，有許多人認得他是巴刺斯。此時已經很有人挖苦這五位大指揮，都稱呼他們作五位陛下。此時卻還短了一位西耶士，不肯入指揮府。這個新政府覺得有點不便，這幾個人就是法國的

新政府。

盧森堡是國會派定的地方，指揮們到了，除了一個看門的之外，並無他人迎接他們。這一座大離宮自從王弟逃走之後，就變了一所極荒涼的地方，原來是很有許多華美家具的，不知被什麼人都搬空了；房子雖然是很老，所有的大廳卻是鋪金的，這時候都變了空房子。指揮們走來走去，末後看見有一間房子，雖然不大，卻有一張桌子，一個牆爐。這一張桌子因為久受潮溼，丟了一隻腿，歪歪斜斜的倒在一邊，很像這個政府。看門的把自己的四張有草墊子的椅子借給指揮們，拿了幾塊木柴進來。有一位指揮從王宮裏從前公安委員會辦事室內，帶了一包信紙來，於是四位大指揮就坐下，在那張歪歪斜斜的三條腿桌子上，在一張粗信紙上，寫他們就職的報告。

兩院是初五日就職的，四個指揮是初四日選派的。

(二) 兩院 新代表們即是新選的三分之一，大概都是膽怯的維新派。其中就有杜馬將軍，脫倫孫 (Tronson-Ducoudray) 是個律師；杜滂 (內木爾) (Dumont of Nemours) 是個經濟家；路瓦耶珂拉爾 (Royer Collard) 是一個學者；巴貝馬霸 (Barbè-Marbois) 是個外交家；波

他利 (Portalis) 及西緬 (Siméon) 都是布羅溫斯的律師；帕斯托勒特 (Pastoret) 是從前當過議員的。這幾個人都沒得一七八九年那樣的熱心，這時候都冷淡下來了，絕不敢再冒險的了，個個都變了很小心謹慎了。提波多寫道：「這一班人都算不了什麼，不會驚嚇共和的。」

因為他們都是小心謹慎的人，反犯了曾經當過國會議員的同事們的疑忌厭惡，因為這一班新人物是很清潔的，未染過什麼污穢。當過舊國會議員的人，向來是專權慣了的，當這班新人物是非我族類，當他們是闖進來分他們權力的人。倘若這班新人物是誠心要維持共和，他們自然是要一個很純粹的共和，把什麼私黨，異黨，貪賊的犯過大罪的人，都要驅逐出院的。他連及其同類，自然是要畏懼的。

(三) 五個指揮 兩院中的弑君黨居然選舉了，五個都是他們同黨的人，當了指揮。這五位就是巴刺斯，魯柏爾 (Reubell)，西耶士，利托桌爾 (Lefouneur)，勒微利，可見得此時仍然以弑君的當作是真維持共和的記號。當時的選舉不過是一種政變的辦法，暗中就藏了衝突種子。當時有七十三道同選多努一個人，是表示國人主張和平政策。

西耶士看見不久就有衝突，故此辭了，他是向來不肯打衝鋒的。過了幾天，兩院就選了噶爾諾補他的指揮缺，也是一個弑君黨。但是新選的三分之一新議員們，當他是一個已經歸於平淡的人。試看當時指揮們所作的噶爾諾就職報告，就曉得其餘的四個指揮當噶爾諾是一個非我族類。

(四) 巴刺斯 除了噶爾諾一個人之外，其餘的四個指揮，都是聲名平常的，毫無威望，不見得令人見了這個新共和政府會起敬的，並無令人愛戴之處。有點名聲的，還算是巴刺斯，不過他的名聲是不好的名聲。巴刺斯原是一個子爵，在君主時代是個好色之徒，曾經在君主手下掛過刀的同貴族們有瓜葛。他是個很漂亮的人，奢侈浪費，沈於酒色，又殘忍，又卑劣。在他的日記中，他曾很自鳴得意的自認是一個兇淫之人。他雖是沈於酒色，作事很有心計，不惜把自己所愛的婦女供他人享受，當他的偵探。讀者將來就曉得他要偵察拿破崙，就故意把他所戀的約瑟芬擲入拿破崙懷中。他要偵察烏拉 (Ouvard)，就慨然把德利稷亞 (Therèzia) 擲在烏拉懷中。巴刺斯這個人是道德喪盡的了，他是生來是個喪德的人，無論戀愛女人，或是辦國家大事，都是絲毫不顧道德的。這個入又最貪，他貪權爲的是貪錢，當時的著作家把他寫到不值一文錢。但是不必看他人的著作，只要

讀他自己所著的日記，更曉得他是天良喪盡，毫無道德的人。

他無所謂政治宗旨，有一個外國駐使寫道：『假使共和國無以供給他狗馬，婦女，酒食，賭博之好，他就可以立刻把共和從窗口摔在大街上。』他這個人雖無宗旨，卻有一樣特色，就是怕殺頭。他最怕的是復辟，把他捉來殺頭，故此他用盡許多方法，要求路易第十六的貴介弟給他一張免死券，（大約是要求到手了。）若是得不着這一張免死券，他是決計要同弒君黨親密的攜手。這一個聲名狼藉的貴族，最自鳴得意的，就是摹仿王族的一種召見排場，（弗社說他好要王爵的排場）招待亂黨及恐怖黨。

（五）噶爾諾 命運不湊巧，偏偏要端凝嚴重的噶爾諾同這個酒色之徒共事。巴刺斯是身體輕巧，穿得極漂亮的一個人，噶爾諾是一個極魁梧的人，兩個人正正相反。論到道德，兩個人是尤其不同。噶爾諾是個有良心的人，是個顧家室的人，又是一個精於科學的軍官。索勒爾論噶爾諾，說他不獨是一個軍事的建築師，且是一個政治的建築師。他這個人很莊重，很有傲骨，很有道德，微嫌過於嚴厲，極容易發怒。又是一個一絲不苟始終如一的一個人，他是個好攬權的人，不過好攬權專

爲的化紛亂爲整齊。拿破崙論噶爾諾說他容易受欺。巴刺斯是看得很快的，不久就曉得噶爾諾容易上當，他曉得噶爾諾會同他過不去的，於是設了許多網羅，束縛噶爾諾。

因爲國人有許多都曉得噶爾諾是組織法國常勝軍的人，故此倖免於新七月之難，又不損失名聲。末後這一次選舉，有十四道都同選他一個人，他從議會走入政府，就走上了赴大馬色（*Damascus*）的路。他是真正共和派，深曉得弑君是罪無可赦的；但是他爲人正直，最恨的是擾亂，故此對於恐怖黨及新政府的幾位放蕩同事，都是絕對不能表同情的。

（六）魯柏爾 魯柏爾是個雅科俾黨，是個怙惡不悛的人，原是阿爾舍細亞（*Alsatia*）地方的一個律師，一副團團的臉，滿面紅光，肩膀是很寬的，是個果於自信的人，當革命作一種官司，是要打到底，一定要打贏官司爲止。他在公安委員會一年，很看不起歐洲各國，自然而然的變了一個極驕蹇的人。勒微利及巴刺斯都很怪他，卻很怕他。他向來好主張極端的，共和四年新五月間曾說道：『凡是反革命的議員們，我們應該把他們一個一個的裝在麻袋裏，沈在河裏！』向來又有貪賊的聲名。西耶士很挖苦他說道：『魯柏爾因爲身體起見，每天總要吃點好東西。』

(七) 勒微利 利托臬爾也是一個工程隊的軍官，很是個庸材，他崇拜噶爾諾，說噶爾諾辦事是永不會錯的，故此他只是跟着噶爾諾走。魯柏爾與巴刺斯同意，以爲暫時非有雅科俾黨人合手辦事不可，故此勒微利變作一個重要人，他附那一邊就是那一邊勝。他原是個吉倫特黨，是個很不中用的人，因爲他不中用，故此倖免於革命法庭之難，因爲無人看得起他。當日原有人要殺他的，高山黨有幾個議員說道：『我們忙得很，爲什麼要糟蹋時候，討論勒微利這樣一個極不相干的人？』因爲這兩句話，他纔得了生命。因爲從前他名列過罪魁，受過恐慌的，故此同事們盼望他一入指揮府，就要公然反對他的仇敵。他們是很不曉得政客的手段，看錯了這種事，那裏有什麼成例可援的呢？

勒微利只有一種特色，就是痛恨教士。他何嘗不是個信宗教的人，但是他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反對教王見解。從外面看來，他爲人原是很端正的，他自命爲清潔派，很不以巴刺斯那種淫亂行爲爲然，假使不是迷於一種自然宗教思想，他一定要把巴刺斯當作仇敵的。因爲他沈迷在這個問題上，就容易爲人所愚。假使噶爾諾一連幾個月是受了流血的紅色鬼的催眠術，魯柏爾受的白色鬼

的催眠術，勒微利所受的就是黑色鬼的催眠術。噶爾諾及巴刺斯說到勒微利，總不免帶幾分挖苦他，況且勒微利的相貌是很醜惡的，他是個駝子，頭又太大，滿頭亂髮，兩隻小腿。有人形容他的，說他像一個塞酒瓶的木塞子，插上兩口小針作腿。他的判斷同他的背一樣，是彎曲不直的，故此總被同事們利用，當他是一個傀儡。共和五年新五月的那一件曖昧的事，就派他去辦，他自鳴得意，以爲是打倒了教王庇護第六（Pius VI），不是打倒路易第十八。

五位大指揮第一次穿起禮服的時候，穿的是緞子大褂，帶一種披肩，頭上是紅帽子，插鳥羽，有通花袖領，掛刀，腳上穿的是絲襪，鞋子是釘花的。這種打扮羣衆見了禁不住大笑，因爲有許多人只顧笑話這個政府，打趣這個政府，卻忘了這個政府的罪惡。最早的時候，衆人只稱呼這個政府作盧森堡的假面具的跳舞會。

這時候的國勢是很難辦的，最要緊的是要有一個奇材異能的人，纔對付得了。

勒微利自己曾寫過當時的情形（共和四年十月間），他說毋論什麼都是破壞完了的了，先從道路起，破壞至家庭止；從破壞醫院起，至破壞神經止；從破壞財政起，至破壞良心止。凡是外國人膽

敢踏足入法國的，都是說一樣的話，這一個指揮府，共總是在位四年，不獨是一種破壞都未經他們修葺過，他們還變本加厲反破壞了許多。

(八)黨派之競爭 黨派是預備競爭，自從新九月之後，左右的恐怖派，又得意極了，擡起頭來。這一派爲新七月黨所仇視，故此只好投入巴倍夫(Babouv)的黨派，變作一種極端社會黨，盡力的要社會黨取得政權。他們在一個判提溫(Panttheon)俱樂部聚會，是一個很有錢的雅科俾黨人雷佩勒退(Félix Lepelletier)花錢供給費用的。巴倍夫常在俱樂部演講社會革命，他們所主張的是一種大翻騰的計劃，使國人共享歡樂，附和的人很不少。新十二月間警察的報告說：『黨人的勢力很膨脹最踴躍，入會的都是工匠們。』噶爾諾是最看不過的，責罵這個黨派的行爲，歷時很久。魯柏爾及巴刺斯始終不肯打散這種很危險的亂黨。

這兩個雅科俾黨指揮所以不肯動手者，因爲他們說宗社黨又猖獗起來了。但是並不見得當時有什麼宗社黨起事的現象。此時法國的西邊，南邊及中央，原有許多盜賊之流滋事，都是借宗社黨爲名的，不過是借重宗社黨三字掩飾他們的不法行爲罷了。

(九)奧士在拉芬底 王弟達多亞伯爵(Comte d'Artois)忽然到戴攸島(Île d'Yeu),原想有什麼作爲的,隨後乘船又到英國,後來不敢再到西邊來了,因爲奧士正在西方安撫。這位將軍是奉命去治共和國腹心的病,因爲無人曉得治法,只好派他去。他到了,簡直就用開刀割肉的法子。一七九五年三月間,先後克復兩處地方,隨後軍事告終,就同拉芬底立約,任從他們奉教自由,同時又治療瘡痍,有許多宗社黨毋論在巴黎或在外省的,暫時不望見有什麼舉動了,有許多是發誓不再幹的了。又有大多數極盼望和平,並且說毋論那一方面同我們講和,我們都是願意的(這些人後來都投到拿破崙手裏。)還有些人是習慣在指揮府之下過活,並無別的盼望,只有盼望重新選舉。

但是這些餘黨湊攏起來,很能增加一個所謂反動黨的勢力,其實這一黨應該稱爲恢復黨。他們的意思是不打算犧牲一七八九年革命所得的利益,注意在重新建築一七八九年以後全國之各種破壞;慢慢的破壞革命規制,恢復從前宗教,減輕懲辦連臣的嚴酷法律,整理財政,掃除政府的雅科俾黨。這一個新黨,毅然宣布他們的憲法宗旨及自由宗旨。這個新黨很爲指揮府的左黨所痛

恨，也爲弑君黨所痛恨，因爲他們很曉得新黨要驅逐他們。

(十) 指揮府的政策 指揮府究竟有無自己的黨派，一面可以挾持自己，一面可以反抗左黨右黨及中黨呢？他們始終結不成一個黨。以政治而論，又無建設的能力。當時所謂指揮黨，不過是一種的聚集。隨後空斯通說出一個宗旨，說是休息是人人都該有的，但是幸福只配是共和黨享受。試聽多寶哈德 (Treihard) 對杜馬所問：『如何就可以稱爲好共和黨？』他就答道：『你走上演說臺宣布，假使你當時也是國會的議員，你一定也投票贊成弑路易第十六，你就是一個好共和黨。』這兩句話就露出這一黨的意思了。他們一發起就無領袖，又無辦法，只管過活，只管解散，只管復合，時勢及恐怖，逼他們走到那裏就是那裏。政府倚賴這一黨維持，這一黨卻無實力維持本黨，卻每日被幾十家報館攻擊。

指揮府同這一黨是一樣的，也毫無辦法，向來不想到收買人心，向來不想法子把左黨或右黨的招引來壓下。他們惟一的思想，是專用粗野手段恐嚇人。從巴刺斯眼中看來，全國是分作兩支軍隊；這種思想也太過，不成話了。他們的辦法，就是從這一個思想發生的。指揮府自己當是被圍的，

其餘都是圍攻他們的，故此有時向此一方突出重圍，有時向彼一方突出重圍。指揮府曉得他們的黨，在兩院中是居少數，以爲最妙方法莫如使全國騷動。到了選舉的時候，他們就派員四出去指導選舉，就動用祕密費（巴刺斯的記載是直認不諱的。）讀者將來就讀到，倘若一個法庭對待他們的仇人待得太寬，他們就把這個被告的仇人交到另一個法庭。麥林（杜亞）從前是閣員，隨後當了指揮，就是指揮府拿主意的人。他曾說過一句極可怕的話道：『執法是要受政治的理由支配的。』

若是政府專用壓力，又貪賊，又橫相干預司法，而國人不受他們壓制，就取消選舉，若是立法機關得罪了他們，他們就用壓力來殺他們。西耶士承認若是講和，我們就要消滅了，故此他們始終堅持主戰。這時候可憐這個法國，已經是土崩瓦解的了；指揮府卻不管，只是用剛纔所說的種種政策。

最不幸的是立法機關，因爲議員們的聲名掃地了，既不能制止擾亂秩序，又不能抵抗政府橫行。國人看見立法機關所作的事，不是不成片段，就是毫無用處的，只好譏笑他們，不然，則隱忍受着。在國會的末日，飢荒更甚，議員們只要增加薪俸，從十八個利華加到三十六個利華。有一個早已說過，他們這一舉是要損失名譽的。再過不久，紙幣更加跌落，議員們卻想出方法保護自己不吃虧。當

下又預備修葺鋪陳波旁宮 (Palais-Bourbon)，作五百個議員的住處，要鋪陳到極其華美，過路的人看見了都嘖有煩言。有一個警察報告說道：『有一個飢民看見了許多細石作歎一口氣說道：「可惜都是石頭，不是麵包！」』

所有一切這種舉動，國人自然是看不起他們，後來就發生很重要的效果。兩院同政府同是無能力救國，無能力建設。

(十一) 軍隊之危機 惟有軍隊卻爲輿論所喜歡，日見其增加；凡是帶兵的軍長，各人有各人的計畫，各有各黨，各人衣袋裏都有一個憲法，從皮士格律起，以至奧士，都是如此。皮士格律此時正在得了路易第十八的好處，設法幫助他。奧士都是個忠誠爲國的，發表許多重新組織共和的理想，寫了許多奇奇怪怪的信給他一位好朋友。這時候軍隊裏有好幾個胎裏的滿克 (Monck) 及愷撒，部下的兵卒們是很預備聽他們軍長的指揮，兵丁們所說的話，是很可怕的。警察們聽見他們說過：『議員們都應該驅入一個樹林裏，然後放火，把樹林連議員燒個清光！』

(十二) 教士之危機 當時最可怕的，原是伏在軍隊裏的危機，指揮府卻不理會，他們所最

怕的是教士們的危機。

過了幾個月之後，有人對拿破崙說道：『關於宗教，我們的革命是全無效果，國人還是回過頭來崇奉天主教，我們將來不得不要教王維持革命；借助於教士們，這就是要借重鄉間的人，因為他們已經把宗教行政權握在他們的掌握中了。』奧士是很能記得當日在拉芬底所見的情形，也是存這樣的意思。

現時是顯然有天主教復活的情形；復活兩個字用得十分恰當，因為並未死過，不過是受了壓制，此時是忽然炸裂。鄉下人是因向來未斷過願意好牧師回來，要求他們回來。所謂遵守憲法規定的宗教的教士是居其極少數，不過專靠政府用壓力維持，始能存在，即使有格里瓜那種樣的最高的道德，有他那種毅力，也是無力補救。共和三年新二月規定政教分離的，就把這個宗教破壞了，及天主教復活，國人是偏重羅馬式的天主教。大歷史家奧拉德徵引許多恢復宗教的證據。向來鄉下人是不甚注意宗教的，上等人是不甚信教的，到了此時，上下人等都被宗教醉迷住了，自窮鄉僻壤起，以至於學校，都是衆口一詞的，都主張宗教復活。